

姚瑞中
JUI-CHUNG YAO

ONE'S RUINS

瑞兆其中

采访 | 鲍琪 洪海波 录音整理 | 可娅（实习）



——乐读姚瑞中的废墟哲学

1969年生于台湾台北，1994年艺术学院（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毕业，曾参加1997年威尼斯双年展、2005年横滨三年展、2009年亚太三年展、2010年台北双年展联动计划、2012上海双年展，海内外联展百余次。曾担任天打那实验体团长（1992~）、杨德昌电影美术指导（1994）、非常庙艺文空间执行长（2006~2009）等工作，曾赴旧金山“海得岚艺术中心”（1997）、伦敦“盖斯沃克艺术家工作室”（2001）、纽约ISCP（2006）及苏格兰Glenfiddich（2007）驻村。

秘境 PHOTO：我们杂志2013年第一期想要做一个关于台湾摄影和摄影师的专题，我们希望姚老师您可以从您个人的角度和我们聊一下台湾摄影和您眼中的大陆摄影。请问姚老师您是哪一年的？

姚瑞中：我是1969年的。

秘：您算是一位资深摄影师，却比我们想象中要年轻许多。

姚：我是20年前第一届台北摄影节摄影新人奖的得主。

秘：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姚：我是学美术的，台北艺术大学美术专业。美术里有组别之分，有油画组，国画组，版画组，理论组等，我专研的是理论组里的西洋组，就是西洋1960年代后的物品艺术，我同时也在跟着阮义忠老师修习摄影，学了三年，我的暗房就是直接跟他学的，他对我影响很大。那个时候他刚出版《摄影家》，同时也在出版另一本台湾摄影杂志。所以确实跟他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因为我专业本身是理论性的，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钻研，可是我自己对摄影又非常感兴趣，就经常抽时间骑摩托车去台湾的乡间小路绕，结果就绕出了很多照片，那个时候90年代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有一点很像，都是高速工业发展留下的后遗症，城乡差距扩大，产业外移还有信仰的崩塌等文明病，那个时候我就是在用摄影来记录这一切。

秘：那个时候您是有意识地在记录这一切，还是在进行过程中发现的？初步了解会认为您是属于“观念型”的一派，对此您怎么看？

姚：我不太在乎这个名词的定义，那个时候我和大家一样都拿着135相机去街上快拍，但是我比较不喜欢去拍一些商业的，热闹的画面，那个时候我觉得台湾的社会问题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以后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是把它作为一个记录，它也不见得是“观念”的，它更偏向于一个“国土考察”，类似于个人式的田野考察。在这之前，台湾没有人提到过这个，也没有出版过。在日本有人曾经拍过，但那是类似于沙龙一样的，只是一个照片拍得很漂亮。

我的这个底片有好几万张，我自己没事的时候就会骑摩托车出去晃悠，自然而然地就会到一些废墟去拍，后来慢慢地我就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叫做“政治地理学”，就是说任何一些地理建筑的繁荣或者破败都和它背后的政治运作有关系，而不会是简单的经济和文化原因，它背后都有复杂的历史脉络或者权利体现。

秘：所以说您的作品主要是以批判性为主吗？

姚：历来都是，只是说我的批判比较偏向幽默诙谐的调侃。我要谈论的是看似繁荣表象下的腐败，我不是报道性摄影，也不是在报道单一事件。

秘：您是在阐述一个整体社会形态。

姚：我拍了那么多照片，我发现，真相其实是没有办法被具体掌握的，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被很多错误的复杂因素影响，我们一直在强调人要做对的选择，人生要走正确的路，但实际上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会让它变得很困难。最后呈现的结果并不受我们的意识所能掌控和构建的。它像是一团迷雾，一直在变动。

秘：您为什么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呢？

姚：因为我父亲他们是1949年过来台湾的。他是国民党的高官，那个时候是地下抗日，到了台湾来之后才生下的我，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已经59岁了。

秘：您母亲看上去还很年轻。

姚：对，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才20多岁，我父亲已经将近60岁了，他是老兵，来了台湾后再娶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这个现象在台湾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老兵来了100万人，也有过文化的冲突和误会，到最后慢慢地融合，所以我个人对那段历史是很有兴趣的，尤其是对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他那个时候才37岁，一无所有地从上海来台湾，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一直在思索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所以我发现这个岛屿，像金门、马祖这些外岛上面布满重兵，这个跟全世界的布局是有关的，美国想要把台湾作为太平洋海岸旁边的第一道防线，台湾又把金门作为防线中的防线，整个防线都是借由太平洋岛链在围堵，可是这个岛链崩溃了。崩溃以后留下的历史遗迹就是这些战争废墟和监狱，大家都不去谈论这个，都想要把它观光化，用来赚钱，而我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做之前起码要让人知道它的来历，不能因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就对它们进行破坏。

我在做这个计划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习了很多，有点像是在寻找过往历史名物，尤其是生在我们这个年代，很多事情，政府是不会

跟你讲的，都是自己去挖掘的。做完这个以后我就出了几本书，这一本是《人外人》。

秘：“人外人”指的是不是边缘人的意思？

姚：不是，它谈的是人类照着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了一些偶像，这些偶像代表了我们的认知范畴，对非人形态的一种想象，这个系统跟台湾民间的信仰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台湾信仰是百家争鸣的，是以佛教为主混杂着道教信仰系统，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层面，我主要记录的就是这一点，我想要谈论的就是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透过这些偶像到底了解到了什么。

秘：这算不算是一种废墟？心灵的废墟。

姚：对，百分之八十都是废墟，它像是心灵信仰的危机，因为在功利主义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常常把信仰导入到很功利的关系理论中，比如说你去拜观世音菩萨，祈祷你要中乐透，这就是功利主义的一种开始，你有很大的欲望，你要用钱去贿赂神灵，如果神灵真的让你中了，你还要去回馈神灵，这就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利益关系。大家追求的信仰已经不再单纯，物质欲望比较强，精神文明那么进步，可是精神生活却很匮乏。

秘：信仰更加空泛了，到了一个泛物质时代，看上去什么都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那您除了对这些现实问题包括历史、宗教关注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

姚：我的主要工作是艺术家，我有很多展览要做，把我拍的废墟分为四大类，第一是：工业废墟。第二是：民宅废墟。第三是：战争废墟。第四是：神偶废墟。

秘：您的思想历程和生活历程的记录都是很完善的。

姚：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和我的真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我是真的当兵，当完兵以后，我又做了“天下围攻行动”，就是到全世界去拍中国城。

秘：所以说您所做的这一切的立足点都是历史。

姚：所有的照片你看上去都像是在中国，实际上都不是，有在伦敦的，日本的，纽约的，我都会化装成一个有刻板印象的游客，可能是黑社会或者一个走私的人。

秘：您所有的作品都是以诙谐讽刺为主。

姚：我探讨的问题，第一个是在说台湾本土的问题，第二个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是跳出前两个问题之外的。

秘：您整个的思想建立与您的专业理论是有很大关系的。

姚：对，这是我具备的一个思想基础。

秘：从您的作品看下来，您是比较喜欢黑白图片的。

姚：对，我喜欢黑白照片。

秘：您的整个创作都很统一的，图片，文字，策展所有的一切都是您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吗？

姚：是的，因为我的工作室就我一个人，我的太太会帮我整理一下网站。所以做这些要花很多时间。

秘：您觉得日本摄影对您的影响大不大，主要是哪些方面？

姚：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我都会用宏观的态度来谈，比如大家都会问我说你是不是受小林伸一郎的影响，那我就会说，小林伸一郎的书比我的书出得还晚。

秘：日本摄影师多给人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日本本身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很多摄影师都会去拍灾后的废墟状。

姚：我不拍自然因素造成的废墟，我拍的是政治地理学利益关系背后造成的废墟，经常都会有人说台湾的废墟摄影都是跟着日本学的，我就直接反驳，我90年代开始拍的时候，日本那些废墟摄影师，我一个都没听过，日本有没有废墟摄影我也并不知道，之所以大家会那么说，我想是因为日本具有强势的媒体和出版系

统，他们有个传统是摄影家都要出自己的摄影集，这些摄影集都会销往海外，台湾大多的摄影书籍都是日本进来的，大家看到的都是日本的书，就会觉得日本是早拍了，台湾都是跟日本学来的，台湾它没有摄影市场，也没有摄影出版市场，所以就没办法出书，知道台湾确实是有人这样拍，后来我出书，就在书上标明了年代，不能因为我们的通路比较弱又没有市场就说我们是模仿别人。

秘：那您现在的拍摄还是底片暗房么？

姚：是的，是底片，拍底片其实是很累的，而且我的暗房已经很破旧了。

秘：我们听说台北有几万座大大小小的庙。

姚：应该有，具体数据没有统计过，南部庙更多，而且更加地艳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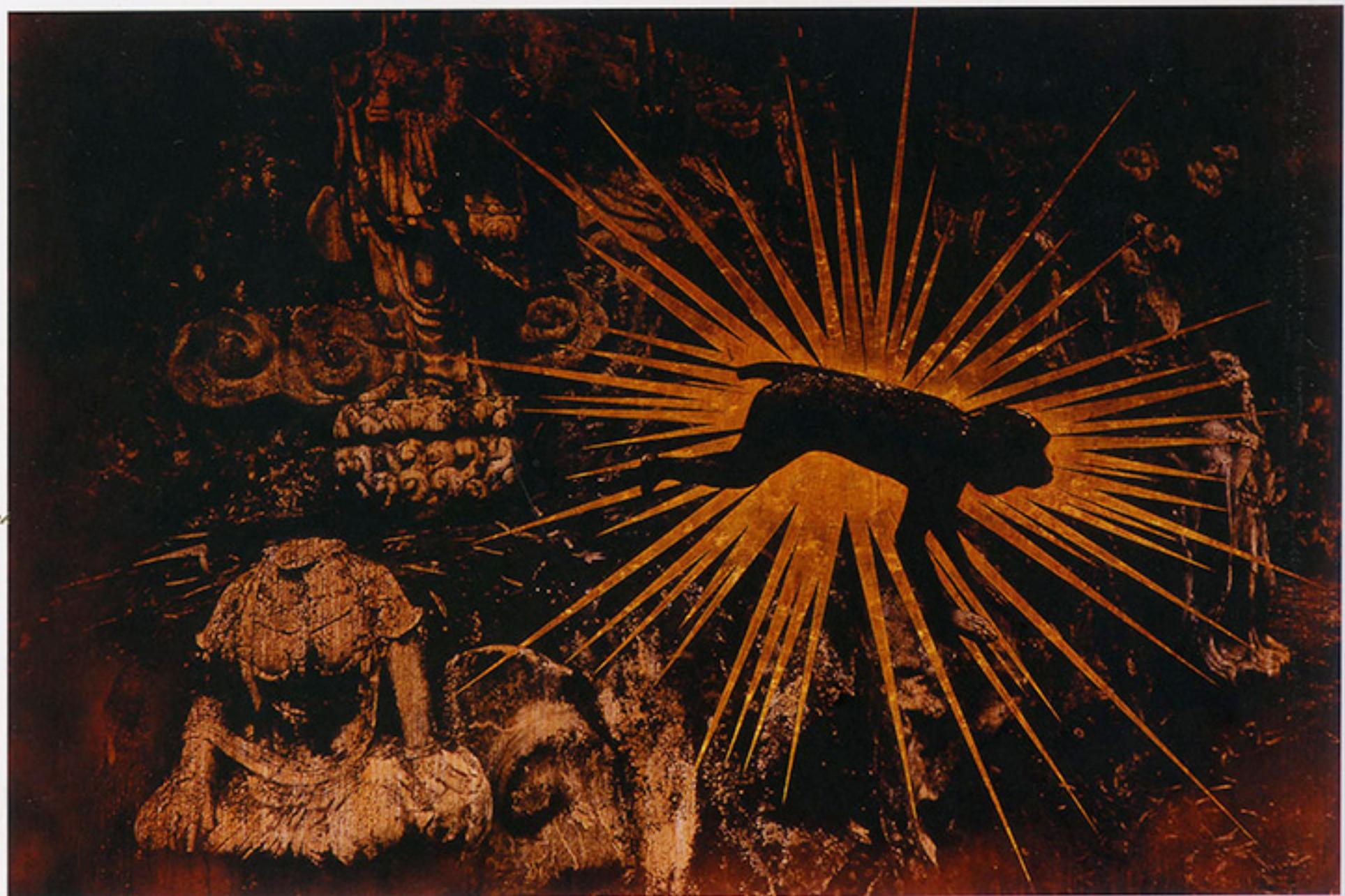
秘：您经常去国外，其中有没有哪一位摄影师对您造成过比较大的影响？

姚：很多流派都很好。

秘：阮义忠老师对您有什么影响？

姚：我的暗房技术就是跟着阮老师学的，他对我前期制作影响还蛮大的，但是阮老师是比较人文的，人道主义占的部分多一点，而我走的路线是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和荒谬的历史。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带着100多个学生做过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他们各自回家乡去调查各个地方的烂尾楼和废墟，这些都是花了很多钱投资的，我们拍完之后还在照片上附上了主管部门和单位，把它寄给政府，现在政府就开始检讨。实际上摄影是可以推动社会改造的。我是不太喜欢拍沙龙的，我觉得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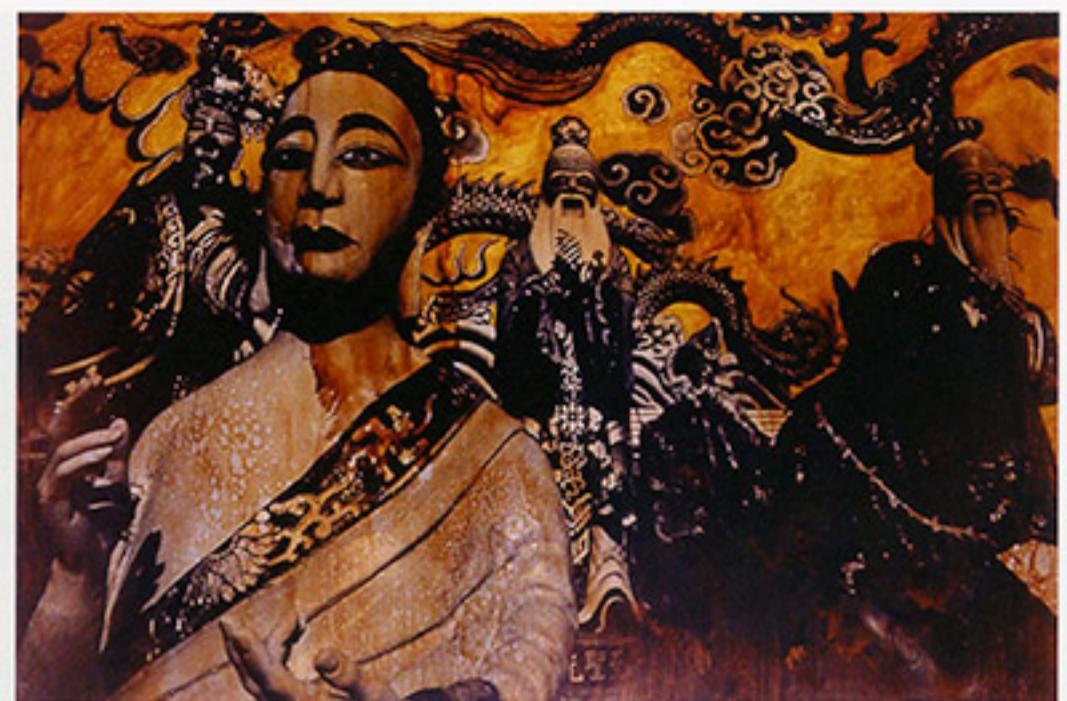
秘：您真的是我们见过的最特别的一个摄影师。



兽收供养_1 © 姚瑞中



兽收供养_2 © 姚瑞中



兽收供养_5 © 姚瑞中



兽收供养_7 © 姚瑞中



野蛮圣境_7 © 姚瑞中



野蛮圣境_11 © 姚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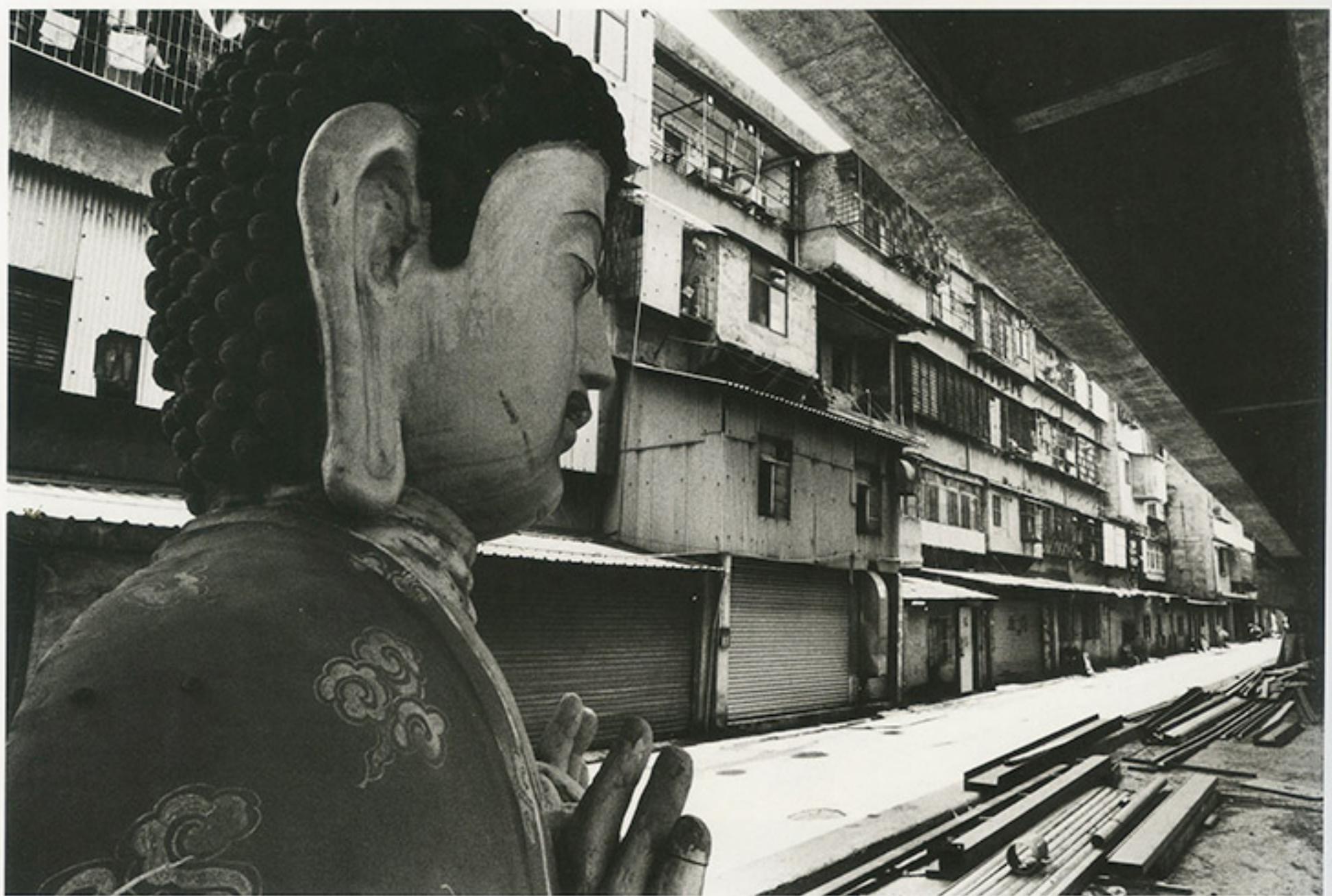
野蛮圣境_14 © 姚瑞中



野蛮圣境_19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



人外人 © 姚瑞中